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

DS Yao, P'ei-ch'ien
735 T'ung chien lan yao
A2Y36
1761
v.13-14

East Asia

續編

卷一起宋太祖建隆元年

卷二至宋仁宗嘉祐八年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13-14

通鑑𥳑要目録續編

第一卷

起庚申宋太祖建隆元年
盡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

第二卷

起戊戌宋眞宗咸平元年
盡壬寅宋仁宗嘉祐八年

第三卷

起乙巳宋英宗治平二年
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第四卷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丁未宋欽宗靖康二年
第五卷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壬午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六卷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七卷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盡己卯帝昺祥興二年

第八卷

起壬午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盡
丁酉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通鑑擥要續編目錄

通鑑擥要卷一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顧楝高復初參閱

宋紀姓趙氏涿郡人太祖至欽宗凡九君都大梁一百六十七年高宗南渡至帝昺凡九君都臨安一百五十三年總十八帝得年三百二十

太祖皇帝諱匡胤生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稱香孩兒在位

十七年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周主至開寶六年卒謚恭帝

初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胤率兵禦之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

摩溫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請崇元殿行禪代禮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匡胤拜受即皇帝位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

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五月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筠拒之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

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赴火死獲北漢平章事衞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引師歸筠子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冬十二月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卽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

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髮布曰幘岸幘露額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臣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

上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辛酉二年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召趙普入受遺命因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

典禁兵

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一日與守信等飲酒酣謂曰天子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大將建旗以指麾故稱麾下生死骨肉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生肉也

壬戌三年○唐後上煜元年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癸亥乾德元年○是歲荆南湖南平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宋主嘗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對曰此無他藩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

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吾已喻矣於是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又設通判於九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甲子二年春正月宋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稱

之國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爲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以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遷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

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太原指北漢西謂西夏北謂遼物色謂形狀也

乙丑三年○是歲宋滅蜀春正月宋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初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丙寅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宋主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謂宰相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爲難得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當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年號。宋主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每欲用儀爲相。趙普。陶穀等。忌之遂中輟

丁卯五年春正月宋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

彬平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義倫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因有是命

三月五星聚奎

奎主文章聚奎如連珠天下文明之象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春三月宋覆試貢舉

王祐知貢舉，擢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庚午三年春正月，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辛未 四年○唐改號江南是歲宋滅南漢 春二月宋潘美克

廣州南漢主鋹降

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盃泣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耶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姓劉國於廣州漢主劉巖之後作史者欲別於劉知遠國號故稱南漢

癸酉 六年 春三月宋初殿試貢士 殿試遂為永制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宋主怒叱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黜爲商州司戶尋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擊登聞鼓訟普乃召德驤爲祕

書丞擢有隣秘書正字普不自安求罷
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
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
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
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
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柱斧大斧也大漸言
其疾大進危殆也

甲戌 七年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命彬等伐江南將行戒彬曰切弗
暴掠生民城陷之日愼無殺戮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
不用命者斬之彬進克池州次采石磯

初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使造龍船數千艘自荊渚而下先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惟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冬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

彬進圍金陵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見宋主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論辨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

容他人射雁耶鉉惶恐辭歸唐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彬卽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遣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䘏之彬振旅而還詔賜煜爵違命侯

丙子**九年**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春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都監潘美須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覘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使相節度使同平章事

吳越王俶來朝 三年俶以其地來歸封淮海國王

帝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

羣臣乞留傚章疏也傚益感懼旣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

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帝如西京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夏四月還宮秋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

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
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帝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
芳繼恩徑召晉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
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
共保富貴無憂也帝崩晉王即位號后
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李燾云上不
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
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
避之狀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
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帝享年五十
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一日罷朝坐便

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弗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吾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容貫也○黴赦角用切刺也又直

角切春也

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以盧多遜同平章事廷美即光美後封秦

十二月大赦改元

太宗皇帝諱炅太祖弟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在位二十二年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

蒙正等及第

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秀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親試進士蒙正以下並賜及第緑袍靴笏賜宴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是將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十事謂下并汾富民封建敎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愼蓺謹刑

己卯 四年 是歲漢亡 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庚辰 五年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本謂人民。內。謂中夏。末與外。俱指夷狄

辛巳　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岐王

壬午　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

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夭殁。廷美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相。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雍熙元年正月。廷美以憂卒。

夏五月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

帝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未幾.繼遷襲銀州據之.後降契丹.封爲夏王○繼捧四世祖思忠.討黃巢立功.唐賜姓李.遂有西夏之地

癸未 八年春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秋七月郭贄免

初帝以贄參知政事.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酲未解.出知荊南府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

帝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坦觀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箠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呂蒙正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

琪並相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雅量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

帝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甲申 雍熙元年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朱巽等問玄默修養之道。搏曰：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巽等以聞，帝益重之。

賜號希夷先生。

還華山，尋卒。

乙酉　二年夏四月宴羣臣於後苑

帝召羣臣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丙戌　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夏五月潘美副將楊

業進兵擊契丹敗績死之

戰於岐溝關彬等敗走契丹耶律斜軫復陷蔚州美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謂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業與斜軫戰大敗且戰且行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

人馬重傷不能進被擒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冬十二月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

大敗之

戊子 端拱元年春二月李昉罷

昉和厚多怨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夏五月作秘閣

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

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以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己丑二年秋八月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知制誥田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都巡撿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

休哥敗走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庚寅淳化元年夏四月詔賞江州義門陳兢粟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

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孫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辛卯二年夏四月以寇準爲樞密副使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秋九月以李沆叅知政事

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女眞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

壬辰三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京師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 諡忠獻封韓王

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心國家眞社稷臣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放洛陽人沉默好學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多爲歌詩自稱退士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歲時存問

癸巳四年夏五月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尙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甲午五年春正月蜀盜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

先是蜀人王小波作亂攻靑州掠彭山剖縣令齊元振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

無厭也末幾死其黨李順陷成都僭號
大蜀王繼恩討平之中書以繼恩討蜀
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
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
可授以他官乃議
立宣政使以授之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帝釋之封
宥罪侯

夏四月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
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

史館以備修日歷帝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秋八月以張詠知益州

時李順餘黨寇掠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先是城中屯兵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米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於乾元樓

帝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呂蒙正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

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扎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崩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謫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

丁酉三年春正月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

變鎖繼恩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元佐帝長子時已罪廢爲庶人

夏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欲

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通鑑擥要卷一

通鑑擥要卷二 續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吳世賢掌平參閱

眞宗皇帝 諱恆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

戊戌 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王欽若言天下逋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生矣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冬十月以李沆同平章事

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

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己亥二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封濟陽王諡武惠

彬仁恕清愼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

辛丑四年春三月以呂蒙正同平章事王旦參知政事

旦交補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補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旦為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王化基罷以旦參知政事

夏六月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壬寅五年秋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召對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放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燕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知愧○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聘出為海鹽令孔稚圭為文諷之託為北山語名北山移文

癸卯六年夏六月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後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三司鹽鐵度支戶部

秋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以疾力辭封萊國公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遺表勸帝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憫然謂李沆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錫耿介寡合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豈可藏副示後邀時賣直耶悉命焚之

甲辰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

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 初士安薦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遂與準同相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冬十一月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契丹主隆緒內寇。寇準請練師命將。據要害以備之。是冬果大入。邊書告急。一日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去。帝至澶州。至南城。望見契丹軍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

辛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契丹遣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乙巳二年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治可

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開奏臨軒親策之

丙午 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除官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王欽若深嫉之謂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

罷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
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
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
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
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
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
天門大赦改元

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王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乃可爾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乃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封則皆美珠

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天降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欽若

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杜鎬、丁謂、益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夏六月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

王

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卯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庚戌 三年冬十二月夏州饑

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

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將羣臣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壬子 五年夏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不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爲墓于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茂陵謂漢武帝塟茂陵也司馬相如臨終著封禪書武帝得之遂定封禪之議

秋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叅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崇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

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

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縣是漸干外政

甲寅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

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
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

夏六月以寇準爲樞密使

初準數短王旦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慚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

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乙卯八年秋九月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

詠以疾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生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嘗謂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又曰事君者廉

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帝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丙辰九年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秋九月以陳彭年叅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謂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丁巳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

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尋罷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恥讓觀使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會靈觀祀五嶽者

秋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

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

九月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贈太師謚文正

旦居家賓客滿堂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凡所薦皆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曰東南民力竭

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疾篤。帝臨問
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
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
三問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曰。莫
如寇準。他人臣不知也。臨終。謂其子曰。
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
子倒髮披緇以斂。楊
億以爲不可。乃止。

戊午 二年秋八月立子受益爲皇太子。更名
禎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
以爲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

己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撿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準由是得召用遂代欽若爲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庚申四年春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王

清昭應宮使向敏中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

敏中厚重眞靜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覘之勿言朕意宗諤旣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瞯庖中亦寂無一人帝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夏六月寇準罷

初丁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帝得風疾事多決

于皇后。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知相州。又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

冬十一月詔太子參議朝政

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白后。后深納焉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子即位年十三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丁謂潛結內侍雷允恭擅權專恣橫無所憚獨王曾正色立朝時以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

之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益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至天聖元年竟卒雷州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

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
子第移就上穴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
即改穿上穴乃白太后太后命與山陵
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
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工徙穿地
上石相半繼之以水內侍毛昌達以其
事聞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因言謂包藏
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
怒甚欲併誅謂同平章事馮拯曰帝新即
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
降謂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

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言事中理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眞宗識其姓名於屏風宗道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嘗書殿壁曰魯直及入中書太后問曰武后何如主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謂以交通女巫妖誕坐貶

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

冬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權盛因附之與爲昏姻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

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倒而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禍既萌惟演慮並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冀復用御史鞫詠奏劾之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文詞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

仁宗皇帝 諱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

甲子 天聖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乙丑 三年冬十一月王欽若卒

欽若再相。不能大用。至是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

丁卯 五年春正月晏殊罷

初殊爲樞密副使。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

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

己巳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諡簡肅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

利用旣斥

士遜亦罷

復制擧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擧者又置武擧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

丁未夜大雨震雷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

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右司諫張諷亦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繕修罷諸宮觀使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

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
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仲淹
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
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
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
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實生帝。太后取帝爲己子。與楊太
妃撫視甚至。帝卽位。李氏嘿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
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爲李氏所出也。
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宫人禮治
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瞿然

日。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欲全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癸酉 二年春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宮掖間。未嘗妄改作。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

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
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
進哉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
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

夏四月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
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
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
梓宮親啟視之瘞以水銀故玉色如生
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
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冬十一月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

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道輔率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詰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

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黜道輔等皆知遠州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甲戌 景祐元年秋九月立曹氏爲皇后彬女孫

乙亥 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儀二閣

侍講學士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

屏○無逸書經篇名周成
王初政周公作此以訓之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又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欵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拔廷之幽隱以求

錫羨之慶坰官侍之重任以防
昵近之私書奏貶永州監酒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
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
宮命皇后撫鞠
之生四年矣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
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
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
立班受冊方可內侍閻文應以嘗譖后

懼后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丙子 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

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初仲淹以呂夷簡攬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

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又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繇是落職知饒州。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洙上言仲淹忠亮有素，乞監郢州酒稅。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

劾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四論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作事不可近名四遇事不可推諉

戊寅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

李繼捧弟繼遷自地斤澤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澤多歸之後附契丹封爲夏王太宗淳化二年請降賜姓名趙保吉後復反潘羅支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屢表歸欵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夏王未幾卒子元昊

嗣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至是稱帝改元天授

國號夏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贈侍中謚文正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曾初舉進士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庚辰康定元年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元昊寇延州范雍敗貶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砦藩落也叉壘也大范指雍

辛巳慶歷元年春二月李元昊寇渭州環慶副總管任福與戰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元昊眾寇渭州琦命福將兵拒之將行琦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與敵戰敵佯北福等頗易之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力戰死帝貶琦

冬十月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

知延州。詔分領之。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壬午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秋九月。契丹平

契丹主。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

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關南故地帝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之色動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焉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六符曰吾王聞公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白帝帝復使弼往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

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兵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通好如故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癸未三年春三月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帝擢靖。修。素。襄。爲諫官。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

爲樂之之說一曰好名二曰好進三曰彰君過願陛下察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

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伐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初召竦爲樞密使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邪傾險乃罷竦而用衍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

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豈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而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太子中允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琦等同時登用竦既拜復奪之大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後竦誣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典刑獄呂夷簡保介必死乃免○和附扁鵲良醫也

秋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仲淹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

日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旨選昷之河北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甲申四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從范仲淹之議也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及仲淹貶遂罷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備具以身率先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

湖州取其法
著爲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三年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稱男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至是元昊上表立誓願世世遵守永以爲好時韓琦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秋八月許公呂夷簡卒 謚文靖

帝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

爽簡選將命使二邊以禦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辨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冬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傳九主爲元所滅）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衍壻蘇舜欽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乃黜益柔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

所推薦多挾朋黨帝不悅遂併黜之

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疏辨折

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

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

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

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

不用敵國之福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

忌因傳致修罪

左遷知滁州

戊子八年春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隱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通上下之情惟審于聽受而已帝嘉納之

己丑 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秋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

儂氏自唐初即雄於酉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彊盛廣源服屬之初有

儂全福者。知儻猶州。爲交人所執。其妻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久之。智高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攻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內怨交趾。襲據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至是寇邕州

辛卯 三年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縣勿復獻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堯佐驟除宣徽使介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御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

歷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李師中賦詩送之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介字子方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諡文正

仲淹內剛外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

志海內固已信其有
弘毅之器足任斯責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召拜副使

秋七月以狄青爲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斬首數千級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智高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甲午至和元年春三月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

公乃復起聽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爲小

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
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
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抃
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
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
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
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
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召及宣制士
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
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

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其人矣

以張昪爲御史中丞

昪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昪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丙申 嘉祐元年春閏三月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

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
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以彥博
爲厚
德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鎭

初帝暴疾。文彥博請帝建儲。許之。會疾
瘳而止。至是鎭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
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
皇皇。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
大公也。眞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俟有
聖嗣。復遣還邸。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
百餘日。鬢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

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

冬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老包

丁酉二年春二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

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噪於馬首然文體自是少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

謚武襄

戊戌

三年夏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

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

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己亥 四年冬十一月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受業北海李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遂衍伏羲先天之吉著書十餘萬言

庚子 五年夏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

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
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
上第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
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
俗之志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財
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法
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
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
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
財不足爲患患在治財無道耳先是館

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六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帝命學士歐陽修宋祁刊修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

辛丑六年夏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其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

信賞必罰。其三論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帝深納之

秋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

循理。朝廷稱治。

壬寅七年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司馬光等力請曰。陛下不早建儲。萬一倉卒之際。小人援立其所厚善者。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詔以宗實爲皇太子。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

修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固辭章十餘上光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唐楊復恭立昭宗自號爲定策國老斥昭宗爲門生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鉅鹿公曙即位○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秋七月帝疾瘳

帝遇宦者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修曰。先帝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

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
感悟。琦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大安。太后還政。
拜琦右僕射

通鑑擥要卷二

通鑑臨手要

DS
735
A2Y36
1761
v.13-
14